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最完整、最权威的汉译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

## ➔ 尼采注疏集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Der Fall Wagner/Nietzsche contra Wagner

卫茂平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主编



#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Der Fall Wagner/Nietzsche contra Wagner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著

卞茂平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 (德)尼采(Nietzsche, F. W.)著;卫茂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

(尼采注疏集)

ISBN 978 - 7 - 5617 - 5466 - 5

I. 瓦… II. ①尼…②卫… III. 瓦格纳, W. R. (1813~1883)—歌剧—音乐—艺术评论 IV. J6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1555 号



VI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姜乙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经典与解解 尼采注疏集

###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德)尼采 著

卫茂平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7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466 - 5/B · 327

定 价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 缘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缩写 KSA, 实为十三卷, 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 虽享有盛名, 却并非“全集”, 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 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 *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 未刊笔记部分, KSA 版也不能称全, 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 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 *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e*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

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三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a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 12 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C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



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 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病诟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 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  
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  
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  
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  
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  
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  
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於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 目 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KSA 版编者说明 / 3

Pütz 版编者说明 / 6

前言 / 12

瓦格纳事件：1888年5月都林来信 / 16

附言一 / 65

附言二 / 75

后记 / 80

## 尼采反瓦格纳：一个心理学家的笔记

KSA 版编者说明 / 87

Pütz 版编者说明 / 96

前言 / 101

我敬佩的地方 / 106

我有异议的地方 / 109

间奏曲 / 114

瓦格纳作为危险 / 117

一种没有前途的音乐 / 122

我们是对跖人 / 128

瓦格纳属于何处 / 135

瓦格纳是贞洁的信徒 / 139

我是如何摆脱瓦格纳的 / 144

心理学家发言 / 147

后记 / 152

关于最富有者的贫穷 / 162

译后记 / 169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著

# 瓦格纳事件

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Der Fall Wagner

卫茂平 ●译



## KSA 版编者说明

1888年初,尼采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颓废问题。借助于一个示范性的事件,这篇都林的论争文《瓦格纳事件》,瞩目就是这个问题。其笔记收在两个本子里,W II 6 和 W II 7;它们显示出,《瓦格纳事件》的产生,同哪些问题有近距离的关系,而绝不会显示出,尼采从为《权力意志》准备的材料中取出了它。文章作为“都林信札”构思;从最初的笔记中,即可推知这点(在 W II 6)。其中的第一个文本是分成八段的一个较长的残篇;它同最终的形式差别很大,所以被当作遗留的残篇 15[6]在卷 13 中发表。一些出自较早时期笔记本的、关于瓦格纳的思考也被使用。时间上它们可以回溯到 1887 年秋。

1888 年 4 月 20 日尼采写信给加斯特(Peter Gast):

我心情愉快,从早到晚沉浸在工作中——一篇关于音乐的论争性短文,让我的手指忙个不停……

6 月 26 日,尼采从西尔斯-马利亚(Sils-Maria)把印刷体手稿寄给他在莱比锡的出版人瑙曼(C. G. Naumann):

……有东西要印。要是您能接受，让我们毫不延宕地着手做这件小事。它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它的装帧应该尽可能地具有美感。它涉及艺术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在我们的鉴赏力上出乖露丑……我主要想用德语铅字推荐这个尝试……我相信自己曾经指出，德国人一旦阅读拉丁文字体，对于风格的问题和完美，会全然无动于衷。只有用德语铅字，他对于一种风格的审美的敏感性才会形成。（也许是因为，他习惯于通过这样的铅字阅读他的经典作家？）——总而言之，我的拉丁文字体出版物至今给我带来众多损失。尤其是扎拉图斯特拉……

但尼采紧接着又放弃用“德语铅字”，在6月28日写道：

前后思量，用德语铅字看来毫无用处。我不能否决我至今的全部作品。从长远来看，人们会迫使别人接受他自己的鉴赏力。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拉丁文铅字无可比拟地更加亲切！

在6月28日和7月1日之间，尼采又寄走许多补充说明，想让它们被插入印刷体手稿；对排字工来说，由此产生了混乱，以至于瑙曼把全部的印刷体手稿寄回西尔斯-马利亚。尼采作了一次新的修改，重新誊写。7月12日，他给自己的出版人写道：

……您把手稿寄回，这正合我的心意。可我在一种身体十分虚弱的状态中抄写文章，甚至自己也觉得



它无法阅读。我病了五个多星期；我以前的状况非常不受欢迎地重现；神经性的深度疲乏，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头痛和呕吐。不谈那令人厌恶的天气，我的灾星这次让我被卷入其中。一旦我的精力允许，我会着手，以尽可能清晰的字体，把整部手稿再誊写一遍。但我无法给出一个较准确的时间说明……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校样。其中的一张用了我以前书籍惯用的印刷字体，边上带有一道线条，博得我完全的赞同。

可四天以后他写道：

……情况好转：您这里获得对此的证明！——这里放着的手稿，彻底地完成了：我请求立即付印（1888年7月16日）。

在7月17日，尼采预告加斯特，新文章将付印，请他帮助修改校样。7月底，他发电报，要求给他寄回“结束语”，并用两篇“附言”替代它（1888年8月2日致瑙曼）。尼采最后还是撰写了一篇“后记”，于8月24日寄给瑙曼。9月中旬，尼采收到文章的第一本样书：《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莱比锡1888，瑙曼出版社（=WA）。

《瓦格纳事件》的两篇印刷体手稿和校样，业已不存。仅存有一张稿纸，上面是“后记”的两段补充，今天被收藏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这张稿纸出自劳特巴赫（Paul Lauterbach）的遗物。他曾是施蒂纳（Max Stirner）《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版人（劳特巴赫属于加斯特和瑙曼的朋友圈，是出版家的侄子；1892年，他从加斯特那里作为礼物得到这张稿纸）。